

高級中學用

國文讀本

第三册

一九三四九

第三册目錄

詩大序

詩經原始序

毛詩選

屈原賈生列傳

九歌

從毛詩到楚辭

論語四則

孟子二章

馬蹄

說難

本生

目 錄

✓重己

賦

✓登徒子好色賦

什麼是樂府

漢代樂府選

報任安書

東方朔傳

答客難

雜論

非鞅

藝增

魏二祖樂府選

✓燕城賦

典論論文

文選序

長恨歌傳 附歌

唐代律詩絕句選

答李翊書

人間詞話二則

宋各家詞選

正氣歌

識仁篇

志林八則

元劇之文章

長亭送別

論文上

目

錄

高中國文讀本

論文下

有朋自遠方來

桃花扇餘韻

圓圓傳

圓團曲

與友人論學書

未墜集序

與姚姬傳孝廉書

致紀澤

新文學的三大潮流

詩大序

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

也。故用之邦國焉。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

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之（永）歌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

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

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鸛鳴鷓鴣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長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詩經原始自序

方玉潤

詩三百篇，編自何人，昉於何代，世遠年湮，古無明文，不可得而考已，顧或謂周公制禮作樂，定二南爲化本，因列國山川封域，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是謂三百爲周公編也。第考之詩始自陶太甲，下迄陳靈，在周定王初，其時周公歿已數百餘年，安得更次國風，列之樂官耶？即朱文公亦云：周公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箏弦，以爲房中樂。又謂：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無論「何彼召矣」，爲東遷後作，即甘棠一詩，亦屬召公身後事。不識周公此時尙坐明廷而與聞斯咏否耶？或又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三百五篇。集傳承之，遂謂孔子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以從簡約而示久遠，是又以三百之編屬孔子矣。何紛紛無定解若是歟！且孔子未生以前，三百之編已舊；孔子既生而後，三百之名未更。吳

公子季札來魯觀樂，詩之篇次，悉與今同。其時孔子年甫八歲。迨杏壇設教，恒雅言詩，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聞有三千說也。厥後自衛反魯，年近七十，樂傳既久，未免殘缺失次，不能不與樂官師摯輩，審其音而定正之，又何嘗有刪詩說哉？然則三百之編，果何始也？大抵古人載籍，多不著撰人姓氏。書雖斷自唐虞，而著書之人無傳焉。詩縱博採列國，而作詩之人亦無聞焉。詩書作者，名且不著，况編纂乎。吾意陳靈世去孔子尙五六十年，其間必有博學聞人高名盛德之士，應運挺生，獨能精探六義，分編四始，以成一代雅音，上貢朝廷，垂爲聲教。故列國士夫，莫不風雅相尙，雖至聖如孔子，亦諄諄以二南爲家庭訓，且爲之贊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並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嗚乎盛矣！然而編詩之人夫子終不言也。且夫古人爲學，務重實行，不事虛聲。如誦二南則識其爲風化所由始，而得其倫行之正焉。誦列國則知其爲風俗所由變，而察其治亂之幾焉。誦二雅三頌則知其爲宗廟朝廷之樂，而深體其政治得失與夫人物賢否，以及功德隆替

焉。其他文詞工拙，訓詁詳略，在所弗論。故作者之名不必問，而編纂之無人由詢，日唯事謳吟，以心傳而口授，涵濡乎六義之旨，又復證以身心性命之微而已矣。迨秦火既烈，而僞序始出，託名子夏，又曰孔子，唐以前尙無異議，宋以後始有疑者歐陽氏鄭樵氏駁之於前，朱晦翁辯之於後，而其學遂微。然而朱雖駁序，朱亦未能出序範圍也。唯誤讀「鄭聲淫」一語，遂謂鄭詩皆淫，而盡反之，大肆其說，以玷葩經，則其失又有甚於序之僞託附會而無當者。於是說詩門戶，紛然爭起。以爲傳固常獲咎風人也，不如反而遵序，故前之宗朱以攻序者，今盡背朱而從序，輾轉相循，何時能已，窮經之士，莫所適從。以致明季僞子貢傳，復乘間而出乎其際，則詩旨因之愈亂。是皆集傳辯說有以啟之也。嗚呼以夫子「雅言」「無邪」之旨，自漢迄今，未有達詁，徒懸疑案於兩間，而無一人焉起而正之，不大可痛而可惜哉！愚少時讀詩至此，未嘗不掩卷三嘆，徒致憾於尼山正樂時也。最後得姚氏際恒通論一書讀之，亦既繁徵遠引，辯論於序傳二者之間，頗有領悟，十得二三矣。而剖抉未精，立論未允，識微

力淺，義少辯多，亦不足以鍼盲而起廢。乃不揣固陋，反覆涵泳，參論其間，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不顧序，不顧傳，亦不顧論，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正。名之曰原始，蓋欲原詩人始意也。雖不知其於詩人本意何如，而循文按義，則古人作詩大旨，要亦不外乎是。書成以質萬子伯舒，萬子作而嘆曰，是非妄異乎古人也，乃詩中不容已之論耳。蓋未有序時，詩可誦而無辯，既有序出，詩必明辯而後誦，此原始一書所由作也。乃言於古扶風郡守李公勸伯觀。觀警固恒以誦詩不得其解爲憾者，於是亟邀同人，助資勸梓，用公同好。以爲二千餘年說詩疑案，至是乃可以息喙而無爭耳。余時唯唯退，而默然赧然，無敢信，亦無敢辭。因書其端委如此云。同治辛未年小陽月朔日，占濱方玉潤勳石民書。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鬢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

＊

＊

＊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鬢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蒹葭

秦風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

＊

＊

＊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

＊

＊

＊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遊

從之，宛在水中沚。

蓼莪

小雅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

＊

＊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

＊

＊

＊

疇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

＊

＊

＊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

＊

＊

＊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高中國文讀本

※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

※

四

※

屈原賈生傳

司馬遷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

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紉。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其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

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

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王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

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

長子項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陸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汨汨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按懷沙辭見九章茲節刪）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

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

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

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

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

秦之法。

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

絳灌東陽侯馮敞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

賈生旣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鷗臯翱翔；聞葺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吁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膠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若先生兮，

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湮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邁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蝮蟻瀨以隱處兮，夫豈從蠹與蛭鱗？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瞞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覽憲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鱸鱓兮，固將制於螻蟻。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鵝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鵝曰服，賈生旣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蠶，淹數之度兮，語予其

期。一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
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物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
；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
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
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繫物兮，塊軋無垠；天
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
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
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
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至人
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澹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
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

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兮若深淵之靜，汎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懣懣兮，何足以疑！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

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

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遠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

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楚辭九歌附序

屈原 王逸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璫，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抱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右東皇太一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焱遠

舉兮雲中！覽廣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懷懷。

右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遵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其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朝騁鷺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桂若，將以遺兮下女。豈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右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
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嚮何爲兮水上！既有芷兮澧有蘭，
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
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
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橈，辛夷
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櫛兮旣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
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
，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日遺
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右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迴翔兮目
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洲，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
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

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寢近兮愈疏。乘龍兮鱗麟，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右大司命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惋兮浩歌。孔蓋兮翠楹，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右少司命

瞰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駕龍輶兮

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願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絙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簾，鳴鱗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媿。翺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右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騰鱗。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龜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騰予。

右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旣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

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旣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
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山中人兮芳杜若，
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霑墳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
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右山鬼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
陣兮躒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槍兮擊鳴鼓。天時墜兮
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
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旣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旣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爲鬼雄！

右國殤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姮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右禮魂

從毛詩到楚辭

劉大白

毛詩和楚辭，都是周代的文學作品；然而兩者有很顯著的不同。（一）毛詩是北方的文學作品，楚辭，是南方的文學作品，這是地域底不同。（二）毛詩是周初到春秋時代的文學作品，楚辭是戰國時代的文學作品，這是時代底不同。（三）毛詩是漢族底文學作品，楚辭是蠻族底文學作品，這是民族底不同。（四）毛詩是比較地整齊的，楚辭是比較地參差的，這是型式底不同。這些不同點，現在研究這兩部文學作品的，大概都能認識了。但是，（五）還有一點型式上的不同，就是毛詩是比較地短的，而楚辭是比較地長的；從短到長，是一種很顯著的進化。這種進化的原因何在呢？其一，可以說是型式本身底關係，是從整齊到參差，比較地解放，比較地自由的關係。因為整齊律是中國詩篇外形律底一種，而凡是詩篇受了規律底束縛，總是比較地不自由。毛詩所備具的外形律，有整齊律，參差律，次第律，重疊律，以及反復律中的紐反復律

，韻反復律，和語反復律；而這些外形律，都是以整齊爲中心。換句話說，有一定的整齊，有一定的參差，有一定的重疊，有一定的紐反復，韻反復和語反復，都可以認爲整齊律。這因爲凡是一種規律，都是以整齊爲唯一的要素的，可以說規律就是整齊。至於楚辭的外形律，却只有韻反復律，語反復律以及少數的重疊律和紐反復律了。所以它合毛詩比較起來，是從整齊解放到參差，從東縛解放到自由了。參差和自由，是合乎語言底自然的。楚辭既然比較地合乎語言底自然，減少了許多限制，自然很容易從長的方面發展了。試看漢代以後，從毛詩一系發展的五七言詩以至於詞曲，又增加了整齊律，重疊律，當對律，抑揚律以及腔反復律和參差律，就不能產生什麼長詩；而凡是較長的敘事詩，總是受外形律底拘束較少的五七言古體詩，或是雖然受外形律底拘束而可以隨意加上襯字的曲子。可見外形律底繁簡和寬嚴，合詩篇型式底長短，成反比例；而楚辭型式底較長，正是從詩體解放上得來。

然而除了這第一種原因以外，我以爲還有第二種重要的原因，就是寫出文

字的工具底不同。寫字的工具進化與否，合一國底文化學術底進化與否，很有關係；而合詩文型式上的長短，尤其有直接的關係。古代希臘人底文化學術，所以早發達了，是因為他們早發達了比較進步的寫字工具，能用鵝毛管作筆，寫出文字於羊皮上；古代印度人底文化學術，所以也早發達了，也是因為他們早發達了比較進步的寫字工具，能於貝葉上寫出文字。同時，像荷馬底敘事詩，像四吠陀聖典，在文學作品方面，也都有很長的成就了。至於中國古代，在春秋以前，所用的寫字工具，是比較地不進步的。清代阮元曾說：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以期傳之久遠，其著之簡策，亦有漆書刀刻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也，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

於其間，始能達意而行遠。……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以爲煩；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

這一段話裏，除掉他以爲文章一定要『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的話，是拘泥着『言之有文』的『文』字以外，其餘大體是不錯的。咱們試想，用刀子或錐子蘸著漆汁，刻畫在一塊一塊的竹片上，是何等的拙笨，何等的不爽利！所以在用這種工具寫出文字的時代，是不會有長篇的詩文的。像周易，毛詩，春秋，論語和老子……等篇章簡短的東西，都是這個時代的作品；而較長的像莊子，墨子，孟子，荀子，荀子，韓非子，管子，國語，戰國策，……楚辭之類，却都是出於戰國時代的。說文解字敘說：『箸於竹帛謂之書』；用帛作書，是比較進步的，一定在用竹作書以後。咱們雖然一時不能考定什麼時代才開始用帛作書，但是從比較長型的詩文出現的這一點逆推起來，可以約略知道它是起於春秋末年以後，而盛行於戰國時代。所以楚辭中像離騷一篇，固然是很長的長詩

；而九章，九辯，招魂和天問之類，也是比較長型的。這種長型的詩篇底形成，一面固然從詩體解放上得來（這所謂解放，是拿它合毛詩相提並論而言；其實，楚辭本是別一系統的文學作品，合毛詩沒有什麼關係，它底詩體本來如此，無所謂解放）；一面更合寫字工具底進化有絕大的關係。如果那時候還依然用那刀子錐子蘸着漆汁，在竹片上努力刻畫，一定寫不出這樣長型的詩篇來的。

其實，楚辭在當時，本來是一種新興的外族文學；不過用來寫出這種詩篇的文字，因為周代同文政策底結果，也同用漢族底文字罷了。到了漢代，受了這種外族文學底影響，產生了辭賦文學；而樂府裏面，也注入了它底血系，合毛詩血系交流着，作成漢代文學底盛況。所以它實在給中國文學開出了一個比較自田的境界，是中國文學受了外來的影響而成爲有進步的變動底第一次。

我敢說，一國的文學，如果不合外國文學相接觸，一點不受外來的影響，年代久了，一定會入於老衰的狀態，而陳陳相因地變不出新花樣來，終於得到

腐朽的結果的。中國文學，受外來的影響的機會不多，所以進步頗緩。雖然第一次受楚辭影響以後，像佛敎文學底輸入，西域戲劇底輸入，以及最近西洋文學底輸入，也有好幾次；然而能使中國文學得到解放底影響的，却除了最近西洋文學底輸入以外，便要算到南方蠻族文學楚辭底北漸了。其間最可惜的，能使中國文學得到解放底影響而終於不會受到影響的，就是翻譯佛敎經論中偈頌的時候，改有韻詩爲無韻詩，而詩壇上畢竟沒有人仿效。不然，從這一種解放惹起的詩壇上變動之大，一定不在前此的從毛詩到楚辭以及現在的從舊詩到新詩之下。

論語四則

孔子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節公冶長第五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節微子第十八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問于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而後趨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撫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節微子第十八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節微子第十八

孟子二章

孟子

伊尹割烹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伊尹非此類
伊尹為宰也
伊尹為庖廚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

聘幣為哉？我豈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

幡然改曰：「與我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

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

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

後學聖人
莊子

馬 蹏

莊子

向其何處以足踐雪

馬，蹏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及膝之操以國政謂之義，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

之，雜之，連之以羈繫，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

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檝節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

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

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

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

無舟梁，萬物羣生，遑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

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

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
入鑿麤爲仁，踉跄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攝爲禮，而天下始分矣。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禴？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
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
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鬪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
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
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
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說難

韓非子

一

吾知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
吾辭之能盡吾意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
吾辭之能盡吾意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
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
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
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

如此者身危。

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

周澤未渥也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見妄，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

者身危。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

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

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

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問己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其所愛，則

以為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也。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博

辯，則以為多而史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處事廣肆，則曰草野而侷

悔。

批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二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

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

有欲^於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

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

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

彼自多其力，則母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母以其敗窮之。

大怒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此所道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

三

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

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四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

聖人論曰：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

五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犯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

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

六

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高中國文讀本

心能于者為生力
生之生

本 生

呂氏濬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攬之，謂之天子。

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

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

以自攻，則亦失所為修之矣。

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物

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

；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悖，

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

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

人瘠，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

本 生

全性之道也。

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利一生，生無不長。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慚；此之謂全德之人。

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愚，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重己

呂氏春秋

重己時工 惟至巧也，人不愛錘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
阨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
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

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

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不，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

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

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力也，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監子引其椹，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主也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

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蹶，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燁熱。燁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鞮。中大鞮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

春為氣地方
下曰氣曰曰國

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為飲食醜醜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班固兩都賦序云：「賦者古詩之流」。漢書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在詩經以賦爲六義（風，賦，比，興，雅，頌）之一。蓋賦之體裁，所以直敘思想感情。故朱子詩經集註解之曰：「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賦雖爲古詩之一體，然溯其源流，全出自楚辭。是則楚辭可謂爲賦之祖。故文心雕龍云：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詮賦篇）

屈原之作，專依詩取興，好用譬喻，尙兼六義之旨。至其徒宋玉之作，漸乖比興，唯敷陳事物，遂爲純然之賦體。故文章緣起云：「賦者楚大夫宋玉所作也」。

至漢代賈誼枚乘司馬相如等皆好作賦，競爲絢爛眩曜之詞。或述御苑之廣

大，或獵之壯觀，或寫神仙之奇跡，美人之麗色，其意雖在於諷諫，然所謂靡麗之賦，勸百而諫一；猶如騁鄭衛之聲，曲經奏雅，無論何人，亦爲其靡麗所奪，而不傾耳於箴規。所以其賦祇增君主驕奢之慾。如漢武帝讀司馬相如之大人賦而好神仙，是也。故揚雄之法言云：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蓋雄以賦爲雕蟲篆刻之小技而斥之。然賦確爲中國文學之一特色。司馬相如云

類也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流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西京雜記）

此言最當。晉陸機亦比較詩與賦之性質云：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文賦）

緣情者，言志也；體物者，陳事也；一爲主觀的，一爲客觀的。要之賦之特性在鋪張，故最適合於好誇張之漢族國民性也。文體辨明依古今之沿革，分

賦體爲四種云：

(一)古賦 (兩漢) 兩漢之賦雖麗而淫，尙不失古意。古意者何，即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

(二)俳賦 (六朝) 六朝爲尙文之世，故其賦多競辭而失情。僅排綴綯爛之文采，不能使讀者有興起之妙。

(三)律賦 (唐) 因沈約之四聲八病，加以徐庾之駢句，遂釀成唐代科場限韻之律賦。唯以平仄之諧調，與對偶之精巧爲工，置情與辭而不論。全失賦之本義。

(四)文賦 (宋) 宋爲文章全盛之時代，故宋人以散文法作賦，專抒思說理，不拘泥字句。讀之絕無詠歌之遺音，非賦之正體也。

按：此
二種
四百六十二頁上段

賦
三

高中國文讀本

登徒子好色賦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鬪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鬢耳，齜唇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

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

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

王曰：「試爲寡人說之。」

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鄜、衛、溱、洧之間。是時方春之末，迎夏之陽，鷓鴣喑喑，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願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

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庶教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因恨淫聲而遂廢「樂府」，可見樂府是俗樂的中心。當時丞相孔光奏覆，把「樂府」中八百二十九人之中，裁去了四百四十一人！漢書記此事，接着說：

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這可見當時俗樂民歌的勢力之大。「樂府」這種制度在文學史上很有關係。第一，民間歌曲因此得了寫定的機會。第二，民間的文學因此有機會同文人接觸，文人從此不能不受民歌的影響。第三，文人感覺民歌的可愛，有時因為音樂的關係不能不把民歌更改添減，使他協律；有時因為文學上的衝動，文人忍不住的要模倣民歌，因此他們的作品便也往往帶着「平民化」的趨勢，因此便添了不少白話或近于白話的詩歌。這三種關係，自漢至唐，繼續存在。故民間的樂歌收在樂府的，叫做「樂府」；而文人模倣民歌做的樂歌，也叫做「樂府」；而後來文人模倣古樂府作的不能入樂的詩歌，也叫做「樂府」或「新樂府」。

樂府是什麼？

從漢到唐的白話韻文可以叫做『樂府』時期。樂府是平民文學的徵集所，保存館。這些平民的歌曲層出不窮地供給了無數新花樣，新形式，新體裁；引起了當代的文人的新興趣，使他們不能不愛玩，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模倣，以後的韻文的文學所以能保存得一點生氣，一點新生命，全靠有民間的歌曲時時供給活的體裁和新的風趣。

漢代樂府選

佚名

江南

相和曲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薤露

相和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

相和曲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

艷歌行

瑟調曲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爲吾組。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眄。語卿且勿眄，

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南山石崑崙，松柏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樹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摧。特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歎，問是何山材。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蘇合香。本自南山松，今爲宮殿梁。

飲馬長城窟行

瑟調曲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憶。

怨詩行

楚調曲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盡中情，

遊心恣所欲。

西門行

大曲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爲樂，逮爲樂，當及時。何能愁怫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灸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馬爲自儲。

猛虎行

平調曲

餓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相逢行

清調曲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鏝何煌煌！」兄弟兩三入，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音聲何嚶嚶！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未遽央。」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勦懣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

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廢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網維。盡思慮，今已虧刑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

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

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侁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次，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誑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

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臙，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

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東方朔傳節錄

漢書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鈺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

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着，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虺，又無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窠數也。』』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譽。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烏哺殼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

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

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答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並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土者強，失土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遠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適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

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相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鸛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纓纒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

，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

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鬪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筊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狐豚之昨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高中國文讀本

雜論

桓寬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閭閻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

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

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傲，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

憲，刺議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尙權利，辟畧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庠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非 鞅

桓寬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大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

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播，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置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末言介，祭仲亡也。』

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謠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柄，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粟，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

義，高力而尙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
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畚土之基，雖
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
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高中國文讀本

藝增篇

王充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要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

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畧舉較著，令悅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

尙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

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並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

○……

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子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愁痛者。天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子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囷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涸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子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

「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袵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

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失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壘盛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世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高中國文讀本

魏一祖樂府選

短歌行

魏武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苦寒行（錄一）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坡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

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燕歌行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
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佗方。賤妾營營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
淚下霜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
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你獨何辜限河梁！

善哉行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雛，猿猴相追，還望
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
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迴轉，有似客遊。
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蕪城賦 鮑照

灑池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控以漕渠，軸以崑崗，重江復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轆，人駕肩，塵閉撲地，歌吹沸天，擎貨鹽田，鏹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參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剝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崒若斷岸，轟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積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獲，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依，荒葛冒塗，壇羅鴟蜮，陛鬪麋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嘩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鷂嚇雛，伏虜藏虎，乳血殘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道，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款款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

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薰心紈質，玉貌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意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典論論文

曹丕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立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縠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瑒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

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文選序

蕭統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

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悉詳。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藝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備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虫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

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詩，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

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鄉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旣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誅發，圖像則鑽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甲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閒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以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

高中國文讀本

長恨歌

陳鴻作傳

白居易作歌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勸於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

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淡蕩其間。上心油然而，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旣笄矣，鬢髮膩理，纖濃中度，舉止閒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旣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入，上甚悅。

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鏡。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由是治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

同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不形容者焉。

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爲門上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

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鬻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

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

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歛容。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俄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佩紅玉，曳鳳寫，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拆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

也。」

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懼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青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在天，或在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也。

使者還奏太上皇，上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

至憲宗元和元年，懿屋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並前秀才陳鴻作傳冠于歌之前，目爲長恨歌傳。

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烟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

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
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露衣，東望都門信馬歸。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_一凋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
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
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
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
爲感君王展轉思，遂令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
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
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高中國文讀本

唐代律詩絕句選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而別，孤蓬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首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蜀相祠

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陸梁大兄，於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邳弟妹。

白居易

時難年饑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爲千里鴈，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唐代律詩絕句選

一

夜雨寄北

李商隱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翦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貧女

秦韜玉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亦自傷；
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
敢將十指誇鍼巧，不把雙眉鬪畫長；
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答李翊書

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墻門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主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竣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眞僞

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其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平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

人間詞話二則

王國維

一 論境界

詞以「境界」爲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看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

「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

古人爲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

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紅杏枝頭春意鬧」，着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閒掛小銀鈎」，「何遽不若」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也？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

二 論隔與不隔

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好處唯在不隔。

詞亦如是：卽以一人一詞而論，如歐陽公少年遊詠春草上半闌云：「闌干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二月三月，千里萬里，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則隔矣。

白石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嘆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氣，」則隔矣。

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爲不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寫景如此，方爲不隔。

宋詞選

蝶戀花

歐陽修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
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
過秋千去。

雨霖鈴

柳永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
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
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
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念奴嬌

赤壁懷古

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

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滿庭芳

秦觀

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正氣歌

文天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稽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陸東嶺，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然萬古存，當其實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闔鬼火，春院闔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正氣歌

高 中 國 文 讀 本

識仁篇

程顥

學者須先識仁。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

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有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

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高中國文讀本

志林記游八則

蘇軾

記過合浦

余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輿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蜃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礙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逸人游浙東

到杭州一游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迹

。見穎沙瀾，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峯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游沙湖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蕪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

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尙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鸝。『是日，劇飲而歸。』

記遊松江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眞一夢耳！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黃州臨臯亭夜坐書。

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

者礎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藟菜。顧影頽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記遊廬山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屨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遊香霧間。如今不是夢，眞個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

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摠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峯，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犯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高中國文讀本

元劇之文章

王國維

元雜劇之爲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韓文靖 邦奇）者。三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屏元劇不觀。其見元劇者，無不加以傾倒，如焦里堂 易餘籥錄之說，可謂具眼矣。焦氏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余謂律詩與詞，固莫盛於唐宋，然此二者果爲二代文學中最佳之作否，尙屬疑問。若元之文學，則固未有尙於其曲者也。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

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

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爲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

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元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搆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媿色也。

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襲，或草草爲之。然如武漢臣之老生兒，關漢卿之救風塵，其布置結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寧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

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

以後，其思想結構，儘有勝於前人者，唯意境則爲元人所獨擅。

茲舉數例以証之：

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關漢卿謝天香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我往常在風塵，爲歌妓；不過多見了幾個筵席，回家來仍作個自由鬼。今日倒落在無底磨，牢籠內。

馬致遠任風子第二折：

（正宮端正好）添酒力，晚風涼。助殺氣，春雲暮。尙兀自脚趂起，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單則俺殺生的無緣度。

語語明白如畫，而言外有無窮之意。

又如寶娥冤第二折：

（鬪蝦蟆）空悲感，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感著這般病疾，值著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溼，或是飢飽勞役，各人症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緘

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目，撒手如同休棄。不是賚娥忤逆，生怕旁人論議。不如聽咱勸你，認個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從小兒年紀指脚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悽愴淚。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癡。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賓白。令人忘其爲曲。元初所謂當行家，大率如此。至中葉以後，已罕覩矣。

其寫男女離別之情者，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三折：

（醉春風）空服徧面眩藥不能痊，知他這膽躑病何日起。要好時直等的見他時，也只爲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會家縹渺呵，忘了魂靈。一會家精細呵，使著軀殼。一會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歸。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著數萬里。爲數歸期，則那竹院裏刻徧琅玕翠。

此種詞如彈丸脫手，後人無能爲役。唯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

至寫景之工者，則馬致遠之漢宮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對著這迥野淒涼；草色已添黃；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搵起纓鎗；馬負著行裝；車運著餼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挂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尙書云）陛下回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那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佇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

塞南雁翔，呀呀的聲嘹亮。却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的氍毹車，半坡裏響。

以上數曲，真所謂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劇，雖淺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

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茲舉其例：

如西廂記第四劇第四折：

（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疎刺刺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

（得勝令）驚覺我的是顛顛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此猶僅用三字也。

其用四字者，如馬致遠黃梁夢第四折：

（叨叨令）我這裏穩不土坑上迷離沒膽的坐，那婆婆將粗刺刺陳米喜收，希和的播。那塞驢兒柳陰下舒著足乞留惡濫的臥，那漢子去脖項上婆婆沒索的摸。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可正是窗前彈指時光過。

其更奇絕者，則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則待教祆廟火刮刮匣匣烈熾生。將冰面上鴛鴦忒楞楞分開交頸，疎刺刺沙鞣雕鞍散了鎖鞦。嘶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爭絃斷了不續碧玉箏。吉丁丁瑤精磚上摔破菱花鏡，撲通通東井底墜銀瓶。

又無名氏貨郎且劇第三折，則所用疊字，其數更多。

（貨郎兒六轉）我則見黯黯慘慘天涯雲布，萬萬點點瀟瀟夜雨。正值著

窄狹狹溝溝塹塹路崎嶇，黑黯黯彤雲布，赤留赤律瀟瀟灑灑斷斷續續，出出律律忽忽魯魯陰雲開處，霍霍閃閃電光星注。正值著颼颼摔摔風，淋淋淅淅雨。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撲撲簸簸濕濕淅淅疎林人物，却便似一幅慘慘昏昏瀟湘水墨圖。

由是觀之，則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遠在宋金二代，不過至元而大成。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負於此者，實不少也。

元曲分三種。雜劇之外，尙有小令套數。小令，只用一曲，與宋詞略同。套數則合一宮調中諸曲爲一套，與雜劇之一折略同。但雜劇以代言爲事，而套數以自敘爲事。此其所以異也。元人小令套數之佳，亦不讓於其雜劇。茲各錄其最佳者一篇，以示其例，略可以見元人之能事也。

小令

天淨沙（無名氏）。此詞庶齋老學叢談，及元刊樂府新聲，均不著名氏。堯

山堂外紀，以爲馬致遠撰；朱竹垞詞綜仍之，不知何據。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套數

秋思（馬致遠，見元刊中原音韻樂府新聲。）

（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晚來清鏡添白雪，上牀與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裝呆。（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竹籬茅舍。（離亭煞宴）蛩吟罷，一枕纔寧貼；鷄鳴後，萬事無休歇。算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開

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滴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付與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天淨沙小令，純是天籟，彷彿唐人絕句。馬東籬秋思一套，周德清評之，以爲萬中無一。明王元美等，亦推爲套數中第一。誠定論也。此二體雖與元雜劇無涉。可知元人之於曲，天實縱之，非後世所能望其項背也。

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寧稱關白馬鄭爲妥也。

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爲元人第一。白仁甫，馬東籬，高華雄渾，情深文明；鄭德輝清麗芊絲，自成馨逸；均不失爲第一流。其餘曲家，均在四家範圍內。唯宮大用瘦硬通神，獨樹一幟。

以唐詩喻之：則漢卿似白樂天，仁甫似劉夢得，東籬似李義山，德輝似溫飛卿，而大用則似韓昌黎。以宋詞喻之，漢卿似柳耆卿者，仁甫似蘇東坡，東籬

似歐陽永叔，德輝似秦少游，大用似張子野。雖地位不必同，而品格則略相似也。

明寧獻王曲品，躋馬致遠於第一，而仰漢卿於第十。蓋元中葉以後，曲家多祖馬鄭，而祧漢卿，故寧王之評如是。其實非篤論也。

元劇自文章上言之，優足以當一代之文學。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況，足以供史家論世之資者不少。又曲中多用俗語，故宋金元三朝遺語所存甚多。輯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爲一專書。此又言語學上之事，而非此書之所有事也。

宋元戲曲史

高中國文讀本

西廂記

王實甫

長亭送別

(夫人長老上云)今日張生赴京，十里長亭，安排下筵席；我和長老先行，不見張生小姐來到。
(旦，末，隨同上。)(旦云)(今日送張生上朝取應，早是離人傷感；況值那暮秋天氣，好煩惱人也呵！悲歡聚散一杯酒，南北東西萬里程。

(正宮)(端正好)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滾繡球)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繫。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暉。馬兒迤迤的行，車兒快快的隨。卻告了相思迴避，破題兒又早別離。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

(紅云)姐姐今日怎麼不打扮？

(旦云)你那知我的心裏呵！

(叨叨令)見安排着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有甚麼心情花兒靨兒，打扮的嬌

嬌滴滴的媚！準備着被兒枕兒，則索昏昏沈沈的睡。從今後衫兒袖兒，都搵做重
重疊疊的淚。兀的不悶殺人也麼歌！兀的不悶殺人也麼歌！久已後書兒信兒
，索與我恹恹惶惶的寄。

〔作到，〕〔見夫人科。〕

〔夫人云〕張生和長老坐，小姐這壁坐。紅娘將酒來！張生，你向前來，是自家親眷，不要迴
避。俺今日將鶯鶯與你，到京師休辱末了俺孩兒，掙揣一個狀元回來者！

〔末云〕小生託夫人餘蔭，憑着胸中之才，視官如拾芥耳。

〔灑云〕夫人主見不差，張生不是落後的人。（把酒了坐）〔且長吁科〕

〔脫布衫〕下西風，黃葉紛飛；染寒煙，衰草萋迷。酒席上，斜簽着坐的，蹙愁
眉，死臨侵地。

〔小梁州〕我見他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見了把頭低；長吁氣，推整素
羅衣。

〔么篇〕雖然久後成佳配，奈時間怎不悲曠！意似癡，心如醉，昨宵今日，清減了
小腰圍。

(夫人云)小姐把盞者！

(偷遞酒，且把盞長吁科，云)請吃酒！

(上小樓)合歡未已，離愁相繼。想着俺前暮私情，昨夜成親，今日別離。我諗知幾日相思滋味，卻元來此別離情更增十倍。

(么篇)年少呵，輕遠別。情薄呵，易棄擲。全不想腿兒相挨，臉兒相偎，手兒相攜。你與俺崔相國做女婿，妻榮夫貴。但得一個並頭蓮，煞強如狀元及第。

(紅云)姐姐不會吃早飯，飲一口兒湯水。

(旦云)紅娘甚麼湯水嚙得下！

(滿庭芳)供食太急，須臾對面，頃刻別離。若不是酒席間子母每當迴避，有心待與他舉案齊眉。雖然是厮守得一時半刻，也合着俺夫妻每共桌而食。眼底空留意，尋思起就裏，險化做望夫石。

(夫人云)紅娘把盞者，

(紅把酒科)。(旦唱)

(快活三)將來的酒共食，嘗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氣息，泥滋

味。

(朝天子) 瘦瘠玉醅，自冷冷似水，多半是相思淚。眼面前茶飯怕不待要喫，恨塞滿愁腸胃。鬪角虛名，蠅頭微利，拆鴛鴦在兩下裏；一個這壁，一個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夫人云) 輻起車兒，俺先回去，小姐隨後和紅娘來。(下)

(末辭潔科，) (潔云) 此一行別無話兒，貧僧准備買登科錄看。做親的素飯。少不得貧僧的。先生在，鞍馬上保重者！從今經懺無心禮，專聽春雷第一聲。(下。)

(且唱)

(四邊靜) 霎時間杯盤狼籍。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意徘徊，落日山橫翠。知他今宵宿在那裏。有夢也難尋覓。

張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來。(末云) 小生這一去奪一個狀元。正是：「青霄有路終須到金榜無名誓不歸。」

(且云) 君行別無所贈，口占一絕。爲君送行：「棄擲今何在？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

(末云)小姐之意差矣。馬琪更敢憐誰？謹厯一絕，以剖寸心：「人生長遠別，孰與再關情？不過知音者，誰憐長歎人？」

(且唱)

(耍孩兒)淋漓襟袖曠紅淚，比司馬青衫更溼。伯勞東去燕西飛；未登程，先問歸期。雖然眼底人千里，且盡生前酒一杯。未飲心先醉；眼中流血，心裏成灰。

(五煞)到京師，服水土，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裏，最難調護。最要扶持！

(四煞)這憂愁訴與誰，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淚添九曲黃河溢，恨壓三峯華岳低。到晚來悶把西樓倚，見了些夕陽古道，衰柳長隄。

(三煞)笑吟吟一處來，哭灑灑獨自歸。歸家若到羅幃裏，昨夜個繡衾香暖留春住。今夜個翠被生寒有夢知。留戀你，別無意，見據鞍上馬，閣不住眼淚愁眉。

(末云)有甚言語囑付小生咱。

(且唱)

西廂記

五

(二煞)你休愛文齊福不齊，我則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裏青鸞有信頻須寄：你卻休，「金榜無名誓不歸」。此一節，君須記：若見了那異鄉花草，再休似此處棲遲！

(末云)再誰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

(且唱)

(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煙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聽馬嘶。我爲甚麼懶上車兒內？來時甚急，去後何遲！

(紅云)夫人去好一會，姐姐，咱家去。

(且唱)

(收尾)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遍人閒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且，紅下。)

(末云)僕童趕早行一程兒，早尋個宿處。泊隨流水急，愁逐野雲飛。(下)

論文上

袁伯修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

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稱慧曰譎，稱跳曰蹠，稱取曰挺；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爲誰，俾爲使，格姦爲至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不可勝記。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古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

至于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

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非士乏，未有公然擗摻古文，奄爲已有者。昌黎好奇，偶一爲之，如毛穎等傳，一時戲劇，他文不然也。空同不知，篇篇模擬，亦謂反正。後之文人遂視爲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即大怒，罵爲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模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尙多己意，紀事述情，往往逼眞；其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用時制。今却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爲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叙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處彼尙未夢見也，而况能肖子長也乎。

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

，今人之意，亦期于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穀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

高中國文讀本

論文下

袁伯修

薰香者，沉則沉烟，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讓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

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會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鈿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瀨，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于曳白矣，其可媿如此。而又號于人曰：「引古詞，傳今事，謂之屬文；」然則二典三謨非天下至文乎？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詞乎。

余少時喜讀滄溟鳳洲二先生集；二集佳處，固不可掩；其持論大謬，迷誤後學，有不容不辨者。滄溟贈序謂：「視古修詞，寧失諸理。」夫子所云辭達者，正達此理也；無理則所達爲何物乎。無論典謨語孟；即諸子百氏，誰非談理者；道家則明清淨之理，法家則明賞罰之理，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墨家則揭儉慈之理，農家則叙耕桑之理，兵家則列奇正變化之理；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及國朝陽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鳳洲藝苑卮言，不可具駁，其贈李序曰：「六經固理藪已盡，不復措語矣。」滄溟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時遁辭，聊以解一二識者模擬之嘲，而不知其流毒後學，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喻也。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有朋自遠方來

李錫

朋來自遠，感於學者深也。

夫朋，未易遠來也；來自遠方，非其學之感者深乎？

且儒者同心之助，果易得乎？果不易得乎？吾無以感之；而同心之助，洵不易得矣。吾誠有以感之，而同心之助，又無不易得矣。試就時習而說者驗之。夫說不過自得於心耳；何嘗念及於朋。

抑說不過學之自足有內耳；何嘗念及於朋之有。

然吾雖不念及於朋也，而朋已有知我者矣。

吾雖不念及於朋之有也，而朋已有知我之學者矣。

夫獨不見信我者之于焉，向吾門而講謁耶；彼何人斯？則吾朋也。

夫獨不見從我者之油油焉，登吾堂而弦誦耶；豈伊異人？固吾朋也。

爲吾朋者，必爲吾有；而烏乎不來？

有朋自遠方來

爲吾來者，乃爲吾朋；而何憚於遠？

朋而來也，吾之學固已得朋而傳矣，豈猶是自得於心已耶？

朋而來自遠方也，吾時習之學，固已得朋而廣矣，豈猶是自足於內已耶？
吾知向之說者，至是而且樂甚也。

桃花扇

孔尚任

餘韻

（淨扮樵子挑担上，唱）

（西江月）放目蒼崖萬丈，拂頭紅樹千枝，雲深猛虎出無時，也避人間弓矢。建業城，啼夜鬼；維揚井，貯秋屍。樵夫剩得命如絲，滿肚南朝野史。

（淨）在下蘇崑生自從乙酉年同香君到山，一住三載，俺就不會回來，往來牛首樓霞，採樵度日。誰想柳敬亭與俺同志，買隻小船，也在此捕魚爲業。且喜山深樹老，江關人稀，每日相逢，便把斧頭敲着船頭，浩浩落落，儘俺歌唱，好不快活！今日担柴早歇，專等他來，促膝閒話，怎的還不見到？（歇担盹睡介）

（丑扮漁翁搖船上，唱）

年年垂釣鬢如銀，愛此江山勝富春，歌舞叢中征戰裏，漁翁都是過來人。

(丑)俺柳敬亭送侯朝宗修道之後，就在這龍潭江畔捕魚三載，把些興亡舊事，付之風月閒談，今值秋雨新晴，江光似練，正好尋蘇崑生飲酒談心。(指介)蘇崑生！(淨)(醒介)大哥果然來了！(丑)(揖介)賢弟偏盃(呼介)蘇崑生！(淨)(醒介)大哥果然來了！(丑)(揖介)賢弟偏盃呀？(淨)柴不會賣，那得酒來？(丑)愚兄也未賣魚，都是空囊，怎麼處？(淨)有了！有了！你輪水，我輪柴，大家煮茗清談罷。

(副末扮老贊禮提絃攜壺上唱。)

江山！江山！一忙一閒。誰贏誰輸，兩鬢皆斑！

(副末)(見介)原來是柳蘇二位老哥。(淨丑驚介)老相公怎得到此？(副末)老夫住在燕子磯邊，今乃戊子年九月十七日，是福德星君之降星辰，我同些山中社友到福德神祠。祭賽已畢，路過此間。(淨)爲何挾着絃子，提着酒壺？(副末)見笑，見笑，老夫編了幾句神絃歌，

名曰問蒼天。今日彈唱樂神，社散之時，分得這瓶福酒，恰好遇着二位，就同飲三盃罷。（丑）怎好取擾！（副末）這就叫有福同享。（淨丑）好好！（同坐飲介）（副末讓介）請乾此酒。（淨晒舌介）這寡酒好難喫也。（丑）愚兄倒有些下酒之物。（淨）是什麼東西？（丑）請猜一猜。（淨）你的東西不過是些龜魚鼈蝦蟹。（丑搖酒介）猜不着，猜不着（淨）還有什麼異味？（丑指口介）是我的舌頭。（副末）你的舌頭，你自下酒，如何讓客？（丑笑介）你不曉得古人以漢書下酒，這舌頭會說漢書，豈非下酒之物？（淨取酒斟介）我替老哥斟酒，老哥就把漢書說來。（副末）妙妙！只恐菜多酒少了。（丑）既然漢書太長，有我新編的一首彈詞：叫秣陵秋，唱來下酒罷。（副末）就是俺南京的近事麼？（丑）便是。（淨）這都是俺們耳聞眼見的，你若說差了，我要罰的。（丑）保管你不差。

（丑彈箏介，唱）

落你興亡幾點淚，談千古；慨半生湖海，一聲高唱萬山驚。（照盲女

彈絃唱介）

（秣陵秋）陳隋烟月恨茫茫，井帶胭脂土帶香。蹄蕩柳驚沾脣鬢，叮嚀鶯舌惱人腸。中興朝市繁華續，遺孽兒孫氣燄張。只勸樓臺追後主，不愁弓矢下殘唐。蛾眉越女纔承選，燕子吳歛早擅場。力士僉名搜笛步，龜年協律奉椒房。西崑詞賦新溫李，烏巷冠裳舊謝王，院院宮妝金翠鏡，朝朝楚夢雨雲床。五侯門外空狼燧，二水洲邊白雀舫。指馬誰攻秦相詐，入林都畏阮生狂。春燈已錯從頭認，社黨重鉤無縫藏。借手殺仇長樂老，脅肩媚貴半閒堂。龍鍾閣部啼梅嶺，跋扈將軍諜武昌。九曲河流晴喚渡，千尋江岸夜移防。瓊花覘到雕闌損，玉樹歌終畫殿涼。滄海迷蒙龍寂寞，風塵失伴鳳徬徨。青衣銜壁何年返，碧血沙此地亡。南內湯池仍蔓草，東陵輦路又斜陽。全開鎖鑰淮揚泗，難整乾坤左史黃。建帝飄零烈帝慘，英宗因賴武宗荒。那知還有福王一，臨去秋波淚數行。

(淨) 妙妙！果然一些不差。(副末) 雖似幾句彈詞，竟似吳梅村一首長歌。(淨) 老哥學問長進，該進一杯。(斟酒介)(丑) 倒叫我喫寡酒了。(淨) 愚弟也有些須下酒之物。(丑) 你的東西一定是山肴野蔌了。(淨) 不是，不是，昨日南京賣柴，特地帶來的。(丑) 取來共享罷。(淨指口介) 也是舌頭。(副末) 怎的也是舌頭？(淨) 不瞞二位說：我三年沒到南京，忽然高興進城賣柴，路過孝陵，見那寶城高殿，成了芻牧之場。(丑) 呵呀呀！那皇城如何？(淨) 那皇城牆倒宮塌，滿地蒿萊了。(副末掩淚介) 不料光景至此。(淨) 俺又一直走到秦淮，立了半晌，竟沒一個人影兒。(丑) 那長橋舊院是俺門熟遊之地，你也該去瞧。(淨) 怎沒瞧！——長橋已無一片，舊院剩了一堆瓦礫。(丑) 搥胸介) 咳！拋死俺也。(淨) 那時疾忙回音，一路傷心，編成一套北曲；名爲哀江南，待我唱來。(敲板戈陽腔介) 俺樵夫呵！

哀江南

(北新水令) 山松野草帶花挑，猛擡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著夕陽道。

(駐馬聽) 野火頻燒，護墓長楸多半焦，田，羊羣跑；守陵阿監幾時逃？
鴿翎蝠鷺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

(沉醉東風) 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玻璃瓦片多，濶翡翠窗櫺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孝。

(折桂令) 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目斷魂消；當年潑黛，何處笙簫？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白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個人瞧。

(沽美酒) 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日，剩一樹柳灣腰。

(太平令) 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也不怕小犬哞哞。無非是枯井頽巢，不過些磚苔砌草。手種的花條柳梢，盡牧兒採樵，這黑灰是誰家廚竈？

（離亭宴最歇犯煞）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讎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臯鳥。殘山夢最眞，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與圖換稿，調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副末掩淚介）妙是絕妙，惹出多少眼淚。（丑）這酒也不忍入口了，——大家談談罷。

圓圓傳

陸次雲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

通志劉黃傳 甲申春，流賊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

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師將迫畿

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憂甚，語圓圓。

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

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鑑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

無却顧。『嗚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却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俗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曉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曉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減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曉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

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曉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

『曉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曉擇細馬馱去之。』之云曉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

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

第五回

世所希。田曉進帝，而帝卻之。今聞曉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即向驥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歙。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

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廕，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毗裂。猶意吾父奮惟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旣無孝寬禦寇之才，

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

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

按室東北

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剿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併

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圖。圓圖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

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圖去。圓圖曰：「妾

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

敵彼，妾即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圖曰：「妾為大王計，宜留妾緩敵

；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圖，載輜重，狼狽西行

。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圖，既得，相與抱持，

喜泣交集，不待圓圖為闖致說，自以為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

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鄒鄒於滇南，而時命圓圖歌，圓圖每歌大風之章以

媚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圖即捧觴為壽，以為其神武

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

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讎，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征江跋扈艷妻，務遂其志同歸殲滅，便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一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齋重幣求取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其卻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徵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

此詩見於
董狐也哉！』

此詩見於
董狐也哉！』

吳梅村名偉業，字伯玉，號村，明末清初人。此詩見於其詩集。

圓圓曲

吳偉業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痛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
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譙。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
相見初驚田竇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篋篋伎，等取將軍油壁車。
家本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採蓮人，門前一片橫塘水。

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
薰天意氣遶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

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晳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迴顧。
早攜嬌鳥出鞦韆，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抵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

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
徧索綠珠圍內第，強呼絳樹出雕欄。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娥眉匹馬還。

娥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裝滿面殘紅印。
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

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技師憐尙在，浣紗女伴憶同行。
舊巢合是含泥燕，飛上枝頭變鳳皇。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當時
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
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
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

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屨廊人去
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
流。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因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千百人，「譬諸草木，區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詭東魯

娥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裝滿面殘紅印。
專征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樓，散關月落開粧鏡。

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技師憐尙在，浣紗女伴憶同行。
舊巢合是含泥燕，飛上枝頭變鳳皇。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壻擅侯王。當時
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
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
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

君不見：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塵生鳥自啼。屢廊人去
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
流。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因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詘東魯

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忤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終身於忤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

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高中國文讀本

未墜集序

顏元

予世之罪戾人也。少長城市，輕薄不檢，十九歲從端惠賈先生遊，始改黜廢行。未幾遭飛禍，困窘中思立品。退而居野鄙，甘貧服粗，勞身以事親，以爲不墜貪污窖窖即人矣。廿一歲始閱通鑑，以爲博古今，曉興廢邪正即人矣。曾不知世有道學名也，况知有朱陸兩派之辨爭乎？况知朱陸兩派俱非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之道乎？同里彭翁九如以詩畫交當時士夫，時爲予道語錄中言，異而問之，因出陸王要語示予，遂悅之，以爲聖人之道在是，學得如陸王乃人矣，從而肆力焉。迨廿五六歲，得見性理大全，遂深悅之，以爲聖人之道又在是，學得如周程張朱乃人矣。從而肆力焉。於家齋孔子位前，題明道諸儒主，次四配下，朔望拜禮，出入告面，事如父師；於通書稱周子眞聖人，於小學稱朱子眞聖人。農圃憂勞中，必日靜坐五六次，必讀講近思錄太極圖西銘等書，云得太極圖一以貫之。

至康熙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式遵文公家禮，尺寸不敢違；覺有拂戾性情者，第謂聖人定禮如此，不敢疑其非周公之舊也。歲稍，忽知予非朱姓，哀殺不能伏廬中，偶取閎性理氣質之性，總論爲學等篇，始覺宋儒之言性，非孟子子本旨；宋儒之爲學，非堯舜周孔舊道；而有存性存學之作，然未敢以示人也。歸博來，醫術漸行，聲氣漸通，乃知聖人之道絕傳矣；然猶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勢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欲扶持將就作儒統之餽羊，予本志也。迨辛未遊中州，就正於名下士；見人人禪宗，家家訓話，確信宋室諸儒即孔孟，半不可破，口敝舌罷，去一分程朱，方見一分孔孟；不然，則終此乾坤，聖道不明，蒼生無命矣！蓋學術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無學術則無人才，無人才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平，無民命，其如儒統何！其如世道何！於是始信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乃斷與之判爲兩途，望天下之急舍後世新局，力復前聖故道，則或不至終此乾坤，無復儒道也。豈敢犯之哉！豈忍悖之哉！不得已也。

吾友剛主李氏，最愛我者；深憂吾獲罪前賢，輯諸儒論學曰未墜集，蓋欲使天下後世，知諸儒之言，亦有合於吾說，吾說爲不謬於諸儒，順其勢而救之，使道明而予亦無罪，意甚善也。然吾深痛三事三物之道竟亡，而天下無儒，不能作道統中鄉愿矣。嗟乎！端木子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謂道在人身而未墜也。今觀諸儒之論，在其身乎？在世乎？徒紙筆耳！則言之悖於堯舜周孔者，墜也。言之不悖於堯舜周孔者，亦墜也；故予讀之而心益傷。雖然，策我者至矣！予之視聽言動，果克已復禮踐形而盡性也，則存性於身矣。諸友信拙言而皆踐形盡性也，則存性於世矣，予日以仁智諸德，孝友諸行，禮樂諸藝爲學，則存學於身矣。諸友亦皆以是爲學，則存學於世矣。否則囿存諸編，亦猶之諸儒之論而已矣。其墜也，無乃更甚焉。

高中國文讀本

與姚姬傳孝廉書

戴震

日者紀太史曉嵐欲刻僕所爲考工記圖，是以向足下言欲改定。足下應詞，非所敢聞，而意主不必汲汲成書，僕于時若雷霆驚耳。自始知學，每憾昔人成書太早，多未定之說；今足下以是規教，退不敢忘，自賀得師。何者？凡僕所以尋求于遺經，懼舉人之緒言闡汝于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傳聞以擬其是，擇于衆說以裁其優，出于空言以定其論，據于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自觀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岐，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

先儒之學，如漢鄒氏宋程子張子朱子，其書至詳博，然猶得失中判。其得者，取義遠，資理宏，書不克盡言，言不克盡意，學者深思自得，漸近其區；不深思自得，斯草蕘于畦而茅塞其陸。其失者，即自未觀淵泉所導，手未披枝

肆所岐者也，而爲說轉易曉。學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遠者闕者。故誦法康成程朱不必無人，而皆失法康成程朱于誦法中，則不志乎聞道之過也。試有能志乎聞道，必去其兩失，殫力于其兩得，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後知孰爲十分之見，孰爲未至十分之見；如繩繩木，昔以爲直者，其曲于是可見也；如水準地，昔以爲平者，其坳于是可見也。夫然後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不害。僕于考工記圖，重違知己之意，遂欲刪取成書，亦以其義淺，特考覈之一端，差可自決。足下之教，其敢忽諸！

至欲以僕爲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爲師，亦非謂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固分師之半，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友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

昨辱簡，自謙太過，稱夫子，非所敢當之。謹奉繳承示文，論延陵季子處識數語，并考工記圖呈上，乞教正也。

致紀澤述讀書法及作人之道

曾國藩

余此次出門，畧載日記，即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聞林文忠家書，卽係如此辦法。爾在省僅至丁左兩家，餘不輕出，足慰遠懷。

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妄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

古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講求，一一試爲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將不肯爲矣。

至於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自此以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手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爾心境明白，於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則宜勉強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

科場在即，亦宜保養身體。余在外平安，不多及。

新文學的二大潮流

周作人

中國新文學的趨勢，將來當分爲二大潮流，用現在的熟語來說，便是革命文學與頹廢派。這兩者的發達都是當然的，而且據我看來，後者或要佔更大的勢力。

無論人們怎麼的說藝術可以脫離人生，但藝術家苟生爲人世之一分子，便不自主的不能不受到若干關係。高雅的人不要提起人生，只要藝術與美，卻不知道這無非也是對於惡劣的人生的一種反動。社會總是文學的背景，我們看中國現在的情形，便可知將來的文藝思潮應是上邊所說的這兩種，而且可以預言，樂觀的理想主義畢竟將歸於失敗。

中國情形現在是怎樣，大家都是知道，也不必詳說，我想只用非人的生活一句話可以概括下去了。除了思想感情都已變壞的人以外，大抵都抱着一種不滿與不快，在這源頭上就發生那兩樣的水苗。無論坐在廢墟荒草

的中間，詛咒他的敵人也罷，臨着清水自己鞭撻也罷，躲到象牙之塔裏去冥想，麻醉在人工的樂園裏也罷，在偶像破壞這一點上我們都能够看出現代的精神，引起共鳴。他們的行爲言語儘管不同，卻有共通的特色，便是詛咒現制度，反抗傳統，蔑視羣衆；這是現今社會所當受的懲罰，尤其是中國。或者人還不敢說政治上中國是個亡國，但在文化上我們不能不說中國已是亡了，至少人民多是亡國民根性；無論青年如何謳歌國光，絕叫愛國，終不能蒙蔽真的藝術家的心眼，跟了他們做歌功頌德的文章。倘若中國可以亡而復興，那麼這樣新文學的興起當是牠的第一徵候。

我在這裏要重複的聲明，這樣新文學必須是非傳統的，決不是向來文人的牢騷與風流的變相。換一句話說，便是真正個人主義的文學纔行。現今的時代正是頹廢時代，總體分裂，個體解放，自然應有獨創甚或偏美的文藝發生，這在古典派看來，或以爲衰落，也未可知，但實是時代的要求，而且由我們說來，在或一點上比較個體統於總體時代的古典文學更多趣

味，所以我們對於現代，不禁抱着比對於承平盛世更大的一種期待。

這樣的新文學裏常有似乎復古的現象，原是很普通的事。但他決不是復古。本來復古也是一種革新——對於現在的反抗運動，牠的理想中的古原是一種空想，不必說只憑傳說的三代以上，他是自身的過去經驗，從回想中出來，也經過許多變化，變成新的東西，幾乎與「烏託邦」的夢想很少差別；不過本人不會知道，還以為在衛道，這就是復古的弊害之所從出。形似復古的新文藝，決沒有保存國粹的氣味，他不是義務的去爲古文化服務，只是趣味的去賞玩去利用他。因爲現在人除極少數外，對於理想的將來未必能有十分的信託，也未必能得多少的慰藉，所以他們多棄捨了未來的樂土而傾向於過去的夢境。他們覺得未來不能憑信，現在又不滿足，過去當然不見得可以留戀，但因其比未來爲實而比現在爲虛，所以便利用他創造出一剎那亦即永劫之情景，聊以慰安那百無聊賴的心情。這在表面上是很頹喪的，其精神卻是極端現世的，或者說比革命文學家還要熱烈地

現世的也未始不可。據我的曲說講來，革命文學在根本上與頹廢派原是一致，只是他更是樂觀，更是感情的；因為這一點異同，所以我說他雖當興起而未必很盛。

總之，現代的新文學，第一重要的是反抗傳統與總體分離的個人主義的色彩。這並不是一個人的嗜好與要求，只是推論起來應當如此。每到這個時期，便會有這樣文學發生，古今原是一樣，不過時代既然不同，精神也就殊異，即如向來文人之或發牢騷，或講風雅，都是同一情形，但在此刻倘若不是直接從生活中發源出來，只是人云亦云，那麼，即使做出上好的憤世嫉俗的熱烈文字，或高蹈遠引的高雅詩歌，我們也只好認為假古典派之作，因為他實在是老牌傳統的東西。我們還未能說中國的新文學界已經有這兩派，但我相信總是要興起來的，所以略加說明。至於這兩派的造就當然有自發的原因與程度，不是自己可以選定，更不是別人所能勸阻的；我恐怕有人或者要於兩者之間加以軒輊，更附加一句；雖然是蛇足。

高級中學用
國文讀本
 第三冊

版權
 所有

一九三四·九

<p>售價 大洋 五角</p>	<p>分售處 本校號房及各大書局</p>	<p>印刷者 北平震東印書館</p>	<p>編者 志成 國文科學編輯委員會</p>
---	-----------------------------------	---------------------------------	--

80

403255

(1)